

边疆花朵

張万林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边 疆 花 朵

張 万 林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8年·哈 尔 濱

边 疆 花 朵

張 万 林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(哈爾濱道裡森林街副14號)

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

軍事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黑龙江分店发行

開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16}$ • 印張1 $\frac{5}{21}$ • 字數20,000 • 印數1—3,000

1958年5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5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

总号:416

統一書號: P10093 · 119 定价(6) 一角五分



五月間，周林同志由县里往乡下去。天剛下过雨，地皮还没有乾，乡下那个老土道，走起来眞叫人伤脑筋。再加上他穿了双厚底皮鞋，走不上四、五步就沾满了泥，笨的像双老熊掌。

道路在山谷中弯弯曲曲的伸到嶺上。周林吃力的喘着粗气，拖着沉重的双腿，迈着緩慢的步子。沿着这条泥濘的，坎坷不平的小道，費了九牛二虎的勁，終于爬到了嶺上……。

这个山也眞不算矮，站在上面往远处一看，心里眞敞亮极了。藍晶晶的天空，飄拂着几朵棉团似的白云，好似海洋中扯着白帆的漁船。翠綠的山峯下面，那一望无边的麦田，麦苗已长出尺把高，都看不見地皮了。从远处的田野里，隱隱約約

的傳來了吆喝牛的聲音，這是一個山青水秀的地方，往東看去是村莊，一縷縷的炊煙繚繞在上空，雄鷄的打鳴聲，和‘汪汪’的狗咬聲，听得都很清楚。

二月間，周林從部隊轉業下來，到眼前已經三個多月了。這些日子任啥沒干，整天蹲在縣委會招待所里，把他呆的心煩意亂。工作一分配下來，就恨不得長上翅膀，一下飛到新的工作崗位上去。雖然他走的很累，但也沒心多休息。站在山頂上，解開衣扣，風涼了一會，消消汗，點上棵煙，背上簡單的行李，就又向前趕路了……。

這回比上嶺輕便的多，路又好走，再加上是下坡，他連跑帶顛的不一會就到了村西頭。迎面一條河攔住了去路，河水清澈見底，調皮的小魚成群結隊的搖着尾巴，拍打着水花游來游去，見到岸上來了人“唵”的散開了，弄的水面激起了一層層的波紋。河面足有兩丈寬，周林放下背上的行李，用眼打量了下，心里犯了嘀咕：別說這兩條普通的腿呀，就是再長上一尺恐怕也跳不過去。他順着河沿在附近繞

了圈，也沒找到个桥或是稍窄的处所。幸好河水不深，又是沙底……于是他脫掉鞋子，捲起褲筒，打算蹣水过去。

他剛下到水里，从河的下游柳树叢里，跑出来一个姑娘。她一見是个过路的生人，一下就怔住了，剛到嘴边的話，臉一紅又嚥了回去，她光着脚丫，身上穿件淺綠色的連衣裙。后脑勺上扣着頂小白帽，还綉着个紅“十”字。手里拿着条足有一二斤重的魚，那魚一点也不老实，尾巴一个勁的甩打着，姑娘不好意思的看了看周林，又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魚，向前走了两步，脚踏得水“嘩嘩”直响。她那丰满紅潤額骨略有突出的臉上，嵌着一双美丽的藍眼睛，眼睛里似乎含着露珠，显得又精神又漂亮。她閃动一下長睫毛，說：

“同志，你有繩沒有？借我把这条魚拴上。”她的口音很重，吐字也不大流暢，从这点上断定这姑娘不是北方人。周林停住脚步，把行李換到左肩上，空出右手摸了摸衣袋，說：

“对不起，我沒有繩。”

“那就算了，……同志你是不是来我們

乡的？”她扭动着身軀，两眼閃动着秋波，不停的打量着周林。这下倒把周林弄的不好意思了，勉强的紅着臉，用鼻子哼了声，就急急忙忙的向对岸走了。过了河穿好鞋子拔脚就走，剛走出去不远，姑娘在后面招呼道：

“同志你等一等！”

周林順从的轉过身来，把行李向上顛



了一顛，掏出手絹沾了沾腦門上的汗珠，把帽子往腦后一推，無意識的摸了摸臉蛋上那塊有些凸出的傷疤。姑娘忽然啊了一聲：

“小周哥是你！”她瞪大了眼睛，激動的喊出了這句話，兩手一張，魚撲通一聲掉到了水里，擺了擺尾巴跑掉了，姑娘沒有理會這些，急忙向對岸跑來，濺起的水点子，落了她滿衣襟……她跑到周林跟前，那濕漉漉的雙手一下抓住了他的胳膊，使勁的搖晃着。歪著頭仰著臉，眼里閃耀着興奮的淚花，眼盯盯的看了周林一會，聲調顫抖的問：

“你是……你是周林同志！你不認識我嗎？”姑娘高興的直跺腳，這陣她幾乎忘記了腳上還沒有穿鞋子。周林真的被這姑娘鬧糊塗了，一動也不動，兩眼呆呆的看著她。姑娘沒有注意看周林的表情，順手從頭上抓下小白帽，團弄在手里捧在胸前。露出一頭淡黃色的短髮，前面一排捲曲的留海，遮住了腦門，如果她那藍色的眼睛再大些，就似乎是個蘇聯姑娘了。

“啊！你，你是小海玲！”周林終於丟

掉行李，激动的喊出了姑娘的名字，迎上前，紧紧的握住了她的双手……。

二

……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夏天。

大苗山南苗家寨，汉人刘老东夫妇的独生女小海玲放学回来了。

她今年十五岁了，在小学五年級讀書，是个少先队员。个儿长得很高，骨架也挺大，生人一看管保說她有十八岁了。白嫩嫩的小团臉上，鑲着一对藍眼睛，那眼睛似乎是掛着秋露的葡萄，总是灵活的滚动着，头髮是淡黄色的，而且是捲曲着，听人說这叫什麼羊毛头髮，看着很好看，而使小海玲惱恨的是，不能留辮子，在上面打蝴蝶花也不順眼，只好讓它随便去吧！

今天过完队日，回来晚了点。但心中可挺高兴，一边走一边唱着歌，不时的从路上把小石头踢起，看着石头一蹦一蹦的滾到草窩里，有时惊起一窩山鷄；有时惊起几只棉团似的小白兔，他立即被吓的一怔，当他看清是什麼东西后，又銀鈴似的“咯咯”笑起来。因此她鞋坏的很快，媽媽叨咕她穿

鞋太費，她當媽媽說：路上石頭多，鞋也不結實，像解放軍叔叔穿的那帶鐵釘子的皮鞋，再也不會壞的快了。媽媽非常愛她，她也愛媽媽，媽媽是最寶貴的，如果人活在世上沒有了媽媽那是最大的不幸……小海玲有時想起媽媽戴着老花鏡，手拿着針，一個勁的顫抖，艱難的給她做鞋時的情形，也就心疼起來，走在路上再也不踢石頭了，有時還把鞋脫下來光着腳走。今天為什麼又踢起石頭子了呢？因為高興，再說也就這一回……。

小海玲走到離家不遠時，看見院里拴着兩匹大白馬，不少人出出進進的，有的還像搬着什麼東西。小海玲站着，看了一會，心里就犯了嘀咕：家里出了什麼事？那兩匹馬是那來的……莫不是來土匪搶東西？這地方土匪可是挺多的，方才在學校老師不是還說過嗎，要提高警惕！防止土匪破壞……是土匪，人為什麼沒有跑呢？東西為什麼還往屋里搬呢！不對，是解放軍，是工作隊……

小海玲沒有直接進家，她悄悄的繞到房後面柴堆里，想躲在這，看個究竟。順

手把書包摟在怀里，剛蹲下，就聽見后面有脚步声：

“小妹妹妳躲在这干啥？不进家吃饭？”



小海玲急忙返身一看，見两个生人，掩示住惊慌，站起来忙問：

“你們是干啥的？”她閃动着藍眼睛，盯盯的看着这两个陌生人，她看得很清楚，离她近的那个人，像个和气的老太太，掛着滿臉笑容，离她远的那个，岁数不大，

也就算个孩子吧！那个像老太太的人走上前来，拉着她的小手亲热的说：

“小妹妹我们是解放军。”

“你们是解放军？我不信。”小海玲一看这两个人就知道不是坏人，心情平定后才故意这么说的。

那个她认为是小孩的，走上前来把便衣扣子一下都解开了，指指胸章，满神气的说：

“你不信，你看看这是什麼！”

小海玲瞟了他一眼，噗嗤笑了，一下变得活泼起来，上去拉住那个大解放军的手亲热的说：

“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解放军，别走了，在我们这村多住几天吧！”

大解放军说：

“我们不走了，就住在你们家。你是叫小海玲吧？”

小海玲睁着惊奇的眼睛问：

“咦！你们怎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那个小解放军伸出手在她眼前晃了晃，说：

“我们解放军都会算哪！不信你在几

年級唸書，十几岁了我們都知道。”

小海玲笑了笑，沒有答聲，拉着大解放軍的手，一同往家里走去，因為在她看來，那個小解放軍，不能算是解放軍，解放軍个个都是又高又大，而他呢剛比自己高一點，說話還童聲童氣的呢。

三

小海玲所說的那個大解放軍是軍分區某團的政治指導員張德山，小解放軍是通訊員周林，他二人是奉上級命令來當地作群眾工作，偵察一些慣匪的活動綫索。

他二人在寨子中很受群眾歡迎，天天傍晚院裡都集聚很多人，跟他倆東拉西扯的挺熱乎。周林雖說個小，年齡也不大，走在街上，老鄉們看見都親熱的叫周同志。小海玲這個調皮的姑娘，當她有時戴着紅領巾，或當着老師和同學的面，就隨着大流，對指導員叫個一句半句的解放軍叔叔，回到家里就叫起指導員來了。對周林呢，什麼也不叫，碰上有事要說話時，就學着指導員的口氣，小周長小周短的。在她那幼小的心靈裡有個小算盤：一般的少先隊

員都向解放軍叫叔叔，她想：小周嗎，論年令比我大不多少，比個嗎，又不比我高，因此她覺得，叫叔叔有點吃虧，叫哥哥呢？又怕鬧出笑話來，啥也不叫呢，又過意不下去……。

一天周林到區上去送信，回來路過山下大草甸子，綠油油的草地上放着一群白花花的羊，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樣美麗。在羊群中間站着一個身穿淺藍色衣服的小姑娘。手搖着牧羊鞭，亮着清細的嗓子，在嘹亮的唱着牧羊歌：

“……清早起，帶干糧，
出門去放羊，
心里喜，嘴里唱，
分來的羊兒好好放。
山坡上草兒青，
羊兒吃草噴噴香，
小河里水長流，
羊兒喝水不抬頭，
大羊、小羊、白羊、黑羊、一只、兩
只、七只、八只，
蹦蹦跳跳喝水吃草，
咪咪嗎嗎；吵吵鬧鬧，

啊！羊儿吃饱了，
啊！羊儿喝足了，
西山的太阳落山了，
赶上羊儿回家了……”

周林站在道边上静静的听着，她那清脆的噪子像银铃似的，在山谷里荡漾着音乐般的迴音。她发现有人在听唱，立即停止了歌声，双手在嘴上，圈成个喇叭形，大声的喊：

“解放军叔叔你到那去呀？到这歇歇脚再走吧。”

周林兴奋的，极其孩子气的一跳一蹿的跑了过去。到跟前一看，这个好心肠的姑娘原来是小海玲。她脸红了，细长的睫毛低垂下来，遮住了蓝色的眼睛，手在不自然的甩打着小鞭子，原来她是看错了人。周林也不自然起来，停了好长一会，他才问：

“小海玲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她把头一歪，那捲曲着的黄髮，像小羊尾巴似的甩到了脑后，瞟了周林一眼，沉思了会，说：

“小周你说我叫你啥好呢？”



周林一听这话，噗嗤一笑，当他一看小海玲绷着脸，咬着嘴唇，挺严肃的，又立即收敛了笑容，说：

“你愿意叫啥就叫啥呗。”

“好吧！那我就叫你小周哥了。”她使劲的向青草地上抽了一鞭子，然后轻松的

噓一口气，就像放下一个担子似的。

从那以后，她就真的向小周，叫起小周哥来了。而周林，也真像亲姊妹一样的待她，一天到晚除了不見面，一見面小海玲就有事，不是問問小周哥衣服洗沒洗，就是問問小周哥枪擦了沒有。就像多事的管家婆一样，什麼事她都管。碰見洗衣服时，她就湊到一起帮助洗，边洗边教訓小周：什麼洗白衣服要把肥皂沫用水漂掉，要不然乾了，就发黄啦；又什麼，晒衣服要把水擰干，然后搭在空气流通地方……她就把小周当成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。小周在表面上不大服气，可心里却非常佩服她。有时碰見周林擦枪，她也湊到跟前，摸摸这个动动那个，可也怪，別的小女孩都怕那冒烟的傢伙，而小海玲不但不怕，相反还讓他教教怎麼放枪。这时周林心里可高兴了，故意端端肩膀板着臉，装腔作势的，說：

“小海玲你注意听，这枪，叫小馬枪，就是騎馬用的，里面有根撞針……”

“撞針管什麼用？”小海玲認真的問。

“管頂子彈的唄！”

于是她把藍眼睛一翻楞，認真的想了